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大學衍義補

治類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堯典曰若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意思安安無所勉強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克明明也之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於嘆美辭變變惡為善時是也雍和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也命奄盡也有四海為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臣按

聖祖仁皇帝條成大誥有曰為民造福惟有得於五範斂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安其一世民物壽考康寧悖德好義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不中也無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也王道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也無反倍常也無側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㓜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室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四肢也既正膚革外膚內薄皮革厚皮克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法相考百姓以睦

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露之澤濃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車（山水日成卓村）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當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臣按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啚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葢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寛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僞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

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僞朝更夕改而日不暇
給而功業如彼之畢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右編

治類

治二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

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
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
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
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必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
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
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
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
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
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
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
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
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
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廷臣竊懲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失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賈山至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

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彊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伍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
心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
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
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

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此言大勢是不知邊情之審料

未必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淩衰其亂至矣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爲有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
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
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

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
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萃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
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
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

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自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 賈誼陳政事疏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

貴怨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

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

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積貯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

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入爲宰相令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亟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照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谷永應詔策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并止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
租賦外一切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
爲甚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 姚崇言十事

救國賊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刳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藥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延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冀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疏書六封求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胸放聲大哭殺身剝易諫生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縮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求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圜苑深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纖人以宰臣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冤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八入　九破

矣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
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肖故使賢愚混雜
善惡同羣眞智眞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
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
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眞六入也媚道求進
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
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蚕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

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法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寃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

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二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于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蹇江

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款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劉允章直諫書

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因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

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陛下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

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

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洙常歎

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些功以臣計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廢寮併省有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

臣恐以三十分勤耕者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

陛下少度僧尼少修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

務權而遺民實也　田錫論任人修德

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亦以太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益恐破改舊制開啟倖門故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五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議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

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狀剬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厭承祖宗之本意副陛下遴選矣

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

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行尚得人中選擢
聖意宜放其考覈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
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
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
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
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
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
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臣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

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共徭役寬于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臣嘗讀漢書至鼂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

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讒之口而史氏亦不能表異
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説臣竊憤厲扁忠臣之難爲
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譏其子曰吾每進見未
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厥之道及身
而已耳曾爲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亦不能
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扁諫臣之
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
可獨長嘆于茲乎

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久涪
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深慮何以常然姑辨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

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令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于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令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豈不

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遠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

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摧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瞿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太權

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

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曰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

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別
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
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
一賢一善出于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眞廝
擢种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
惑友自為避嫌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覩近
日陛下不由[illegible]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
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
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二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苛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典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紅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 王禹偁應詔論軍國大政五事

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于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才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 世監視之人譬諸

臺諫也令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衛纖悉指數謂其人爲不可用某材爲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爲矣曷亦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爲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爲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爲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厦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爲非焉方且輟食興歎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比年以來爲中丞爲諫議多以抵毀大臣而得之好

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爲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爲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内臣之私桷前之語往往豫聞覬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强禦之名内懷力圖進取之計其于人主治道了不相干 張浚論奏時政七弊

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躁則一

發足以啟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啟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先今日

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瘡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于和哉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

家已發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益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投于呂布又投于曹操奔走狼狽于荆楚之間而無所于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挫而志猶

未已此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洗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楊萬里論執志中興

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大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併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

采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兵敗把鈇四百餘年漢獻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昇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于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　葉適論治勢

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

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罰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罷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營寘買闕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幾漕則名補鄉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淆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

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標識

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

臺諫亦不敢以聞干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

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

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

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

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

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

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

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爲私財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

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于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

樂因循之無事者不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

憤不可以不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

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朱熹疏

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于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教

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宜毅所在驕橫西㕔兵數屈動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潜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緊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然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蹵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稽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撓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

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

立標僭試是也暴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躡江湖福建來者囂囂騷突雞犬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迫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寖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羸者潰臣急于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寖弱得以挂名尺籍閒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曠日

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今江淮有制置荊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少或科斂紬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

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産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

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

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决以大事之不可輕也邇者雲川之變坼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

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

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鬨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旣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于上使群臣各得盡言于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于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

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而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

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于是有謗訶之令謗訶則已過矣甚至于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

今朝廷之上紳緌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

晉艾而褒傳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莫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于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為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于內祠置中行于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咸冠委珮畢萃于朝廷

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尅是務自偏裨以至

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渠苟爲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于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

眞德秀應策論當今事勢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　早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塵沫靡臣于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
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
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
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
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
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
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
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
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

厤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隱衷尚何以飲食于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輙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虜人腹心事于宗社陛下

理宗好文學故直言之

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瀾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蔵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于面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梭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于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議雅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

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遷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弈碁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維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審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勒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于國事夬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擬中書已覆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

宋之失着。其如任相。而相亦難。獸此論極

駁。此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措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西□何賢好士相者以本之及也

斂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債于事側聞軍期文書塡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

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擬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二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朝夕講畫以治此冦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儁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稱風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亂

方鎮之議亦善但委數大帥分爲諸路絕不中制

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落之法使兵財盡關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强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虜中興之臣議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

民苦斯盡從朝廷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
既有宣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
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撫方欲挪移
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
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為鄰朝
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始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
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虜
騎宜春最當衝要鍵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
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虜

陵猶比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徒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于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尚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與江撫諸邑寨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

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五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寛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寛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鎭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鎭之偏重方鎭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鎭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

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沉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密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衞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恣

門而行挑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也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至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冦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鬨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冦至冊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月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討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

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于人或數百人此偶總一曰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恍能

亥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九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

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鎭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鎭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

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于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

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鎭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蓋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一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歲將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

驗之多，涉歷之熟，積勞待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傍偟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

變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乎生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扁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輟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創

拘拘于于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閒凡寮底小宦馳騁于繁劇之會者益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若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

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濶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柰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峒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閭巷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儔俎之寄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

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屬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務鬆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討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勢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弱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

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淸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搢紳之能

出臆論事者旣爲奸人所屛學校之士猶叩閽盧譽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餒于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旦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

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于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

戕厥惡蠧國害民者臣不能具其數獨其懷背聚歛招

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

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

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

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

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

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將出其聚歛之術然猶

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

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

之毒不可忽。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
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
又不得息前日衆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
費蓋千萬億稱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斵伐祖宗涵弘寬大之仁
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
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講價西園以滋
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
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强
禦棓克之流必不得齒于搢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

後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非詞剝
削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
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道以至于此曾不知
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
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
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
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
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
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容
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

言者必不以講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讀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愧于祖宗結怨于人民受傷于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于與主而今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心不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揑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

肉者今巳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
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
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
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
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
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
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
其私雖害于其家未忍逐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
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
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

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

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末猶有感于亮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

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休迫于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廉命之正